



羊脂球

Bould de Suif

[法]居伊·德·莫泊桑 著



羅國華

How to do Self

如何自我

如何自我



羊脂球

Bould de Suif

[法]居伊·德·莫泊桑 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羊脂球 / （法）莫泊桑（Maupassant, G.）著；郁丹译.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9.1
（世界文学译丛）

ISBN 978-7-80228-976-5

I. 羊… II. ①莫…②郁…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76596 号

责任编辑：杨磊、殷秀峰
著 者：（法）莫泊桑
封面设计：点石堂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 编：100037
印 刷：北京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10×1000 1/16
印 张：15
字 数：277 千字
版 次：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28-976-5**
定 价：20 元

出版说明

文学名著都有浓重的人文主义思想和情怀,常读、多读这些人类的精品,就犹入兰室,久而其香自溢,养成浓郁的人文情怀。外国文学不仅是外国人心灵的历史,也是全世界人心灵的历史。外国文学名著展现了比宇宙更广阔、更深邃、更神秘的精神世界。博览外国群书,每一个用心的读者都能从中发现你自己,发现一个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精神家园,抑或现实生活的种种。

纵观世界文学中文版百余年的翻译历史,由于时代因素和译者参差不齐的水平,我们一直期望有一套更加完整、更有水准的外国文学丛书面世。

不求最好,只求更好,我社汇集了一大批在国内外拥有较高知名度和显著成就的文学翻译家,精心打造出这套世界文学译丛,与读者共分享。

本套丛书在汲取以往外国文学编译精华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创新。首先,译者不但具有深厚的外文底蕴,而且在文学方面也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积累,在翻译过程中不但原汁原味的保留了外国文学的固有特色,而且从文学的眼光加以审视、润色,将原著的风格和文笔的优美性恰到好处地融合在一起。其次,每部译著都经过了编者的精编精释,扫除了一些阅读障碍,使读者能够深入而迅速地进行阅读。再者,本次图书采用上等的纸质,加上精心的设计,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有一个良好的视觉享受,同时又适用于收藏。诚挚地希望这套《世界文学译丛》在带您徜徉文学大师田园的同时也让您受益一生。

目 录

羊脂球	1
两个朋友	32
蜚蜚小姐	38
衣橱	49
项链	56
港口	64
蛮子大妈	73
戴家楼	80
一个诺曼底人	104
骑马	110
俘虏	117
在树林里	129
真的故事	134
皮埃洛	139
月色	144
懊恼	149
旅途上	155
一名农场女佣的故事	161
米龙老爹	179
一场决斗	185
我的叔叔于勒	190

床边协定	197
保护人	203
勋章到手了	207
雨伞	212
一场政变	219
散步	227

羊 脂 球

连着好几天，溃军的残余部分——那简直不是队伍了，只算是好些散乱的游牧部落——在卢昂的市区里穿过。他们带着疲惫的姿态向前走，脸上全是又脏又长的胡子，身上的军服破烂不堪。并且没有团的旗帜也没有团的番号，全体都像是受伤了的、折断了腰的，头脑迟钝得想不起一点什么，打不定一点儿主意。只由于习惯而向前走，并且假如停步，就立刻会因为气力而倒下来。

我们看见的，主要的是一些因动员令而应征入伍的人和素以机警出名出队作战的国民卫队。前者都扛着步枪弯着身体，是些生性爱和平，依靠固定利息过活的安分守己的人；后者都是既预备随时冲锋也预备随时开小差、易于受惊也易于冲动的人。这两类人的中间有几个红裤子步兵，他们都是某一师在一场恶战当中被击溃以后的残遗。一些垂头丧气的炮兵同这些种类不同的步兵混在一处。

偶尔也有一个头戴发亮钢盔的龙骑兵，拖着笨重的脚步在迈着轻快步儿的步兵后面吃力地走着。好些义勇队给自己起了种种壮烈的名称：“掘墓国民队”、“失败报仇队”、“死亡分享队”，也都带着土匪的神气。

他们的头儿有些是呢绒商人或者粮食商人，有些是歇业的牛羊油贩子或者肥皂贩子。战事发生以后，他们都成了应时而起的战士。由于他们有银元或者有长胡子，所以都做了军官，周身是武器、红绒绦子和金线。他们讨论作战计划时高谈阔论，用夸大的口吻声言整个垂危的法国全靠他们的肩膀去支撑。但有时候，他们害怕他们的部下——常常过于勇猛、喜欢抢劫和胡闹的强徒。

有消息说普鲁士人快要进卢昂市区了。

两个月以来，本市的国民卫队已经在附近各处森林里做过好些侦察工作，偶尔还放枪误伤了自己的哨兵。有时候遇着一只小兔子在荆棘丛里动弹，他们就预备作战。

现在他们都回家了。器械和服装，以及从前被他们拿着在市外周围三法里一带的国道边上去吓唬人的凶器，现在忽然通通不见了。

法国最后的那些士兵终于渡过了塞纳河，从山赛韦和布阿加转到阿德韦桥去。走在最后的是位师长，他拿这些乱糟糟的残兵败将没有一点

办法。看着一个享有盛名的善战民族因为惨败而崩溃，他万念俱灰。他身边还有两个副官。

生活像是停顿了，店铺全关了门，街道上全没有声息。偶尔有一个因为这社会的沉寂而胆怯的居民沿着墙边迅速地溜过。很多被商业弄昏了头脑的大肚子富翁都愁闷地等候战胜者，想起自己厨房里的烤肉铁叉和斩肉大刀假如被当做武器看待，都不免浑身发抖。市区笼罩着一种深沉的宁静气氛和一种使人恐怖的寂寞等候状态。由等候而生的烦闷反而使人指望着敌人快点儿来。

三五个不知从哪儿出来的普鲁士骑兵在法国军队完全撤退的第二天下午匆促地在市区里穿过。随后就有一堆乌黑的人马从汕喀德邻的山坡上开下来，同时另外两股敌人也在达尔内答勒的大路上和祁倭姆森林里的大路上出现了。这三个部队的前哨恰巧同时在市政府广场上会师。最后，一个营接着一个营的日耳曼人的主力从附近那些街道过来了，用强硬而带着拍子的脚步踏得街面上的石块囊囊地响。

好些口令用一阵陌生的和出自硬顎的声音被人喊出来，沿着那些像是死了一般的空房子向天空升上去。房子的百叶窗虽然全是关了的，里面却有无数的眼睛正在窥视这些胜利的人——这些根据“战争法律”取得全市生命财产的主人地位的人。

在晦暗屋子里居民们都吓糊涂了，若是想对抗洪水横流、大地崩陷类灾害，任何聪明和气力都是没有用的。因为每逢一切事物的秩序受到了颠覆，每逢安全不复存在，每逢一切素来享受人为的或者自然的法律所保护的事物听凭一种无意识的残忍的暴力来摆布，这种同样的感觉必然也跟着显出来。无论是江河决口使落水的农人同着牛的尸体和冲散的栋梁一块儿漂流，无论是地震使坍塌的房子去覆灭整个的民族，无论是打了胜仗的军队俘虏并且屠杀那些自卫的人，之后又用刀神的名义实行抢劫并且用炮声向神灵表示谢意。这些是同样使人恐怖的天灾，同样破坏任何对于永恒公理的信仰，破坏我们那种通过教育对于上苍的保护和人类的理智而起的信任心。

终于在每所房子的门外，战败者对于战胜者应当表示的优待义务从此开始了。人数不多的支队叩门了，随后又都在房子里消失了。

初期的恐怖一旦消失了以后，一种新的宁静气氛又建立起来。普鲁士军官同着许多人家的主人一块儿吃饭。他们当中肯定也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他由于礼貌关系也替法国叫屈，说自己参加这次战争是很不愿意

的。有人对他是感激的，有人迟早还需要他的保护。既然应付着他，也许可以少供养几个士兵吧。

为什么要去得罪一个完全可以依靠的人？这样的做法固然是轻率多于豪放，不过和从前使得他们城市增光的壮烈防护时代不一样，轻率已经不是卢昂居民的一种缺点了。终于有人找到理由了，那是根据那种从法国人的娴雅性情所演绎出来的莫大理由，说是家里讲究礼貌原是许可的，在公开地点则不应和外国军人表示亲近。所以在门外装做彼此陌生，而在家里却快快乐乐谈话。以后日耳曼人每晚便待得更长久一点，和主人一家子同在一座壁炉跟前烤火了。

不过普鲁士兵却在街道上往来不息。好些蓝军服的轻装骑兵军官傲慢地在街面石块上拖着长大军刀向咖啡馆里走，但是对普通居民的轻蔑态度，并不比上一年在同样的咖啡馆里喝酒的法国步兵军官更为明显。法国人还不大出门，市区慢慢恢复着它的平时状态。

然而在空气当中总有一点儿飘忽不定、无从捉摸的东西，一种不可容忍的异样气氛，一种散开了的外祸侵入的味儿。它使得饮食变了滋味，它使人觉得是在旅行中间，旅行得很远，走进了野蛮而又危险的部落，它充塞着私人住宅和公共场所。

居民们始终照数缴纳战胜者需要的大量的银钱，他们都是有钱的。不过诺曼底生意人害怕看见自己财产的一小部分转到另外一个人手里，他们越是富裕就越害怕牺牲。

达勒或者贝赛尔那一带靠近十字洲，离市区下游两三法里左右。那里的船户或者渔人时常能从水底捞起日耳曼人的尸首。包在军服里的尸首已经发胀，他们或者被人戳了一刀或者脑袋被石头碰坏或者从桥上被人一下推下来落到水里。这类暧昧不明的野蛮而合法的报复，隐名的英雄行为，无声的袭击，被河底的污泥隐没了。这些远比白天的战斗可怕。

对入侵者的憎恶素来能够教三五个胆大的人格外坚强起来，使他们为了一个信念而不顾性命。

入侵者那些沿着整个胜利路线所干的骇人听闻的行为虽然早已造成了盛名，但眼下在市区里还没有完成一件。虽然他们用一种严酷的纪律控制市区，但人们都渐渐胆壮了，做买卖的需要重新在当地商人们的心里萌动了。好几个商人在还处于法军的防守之下的卡沃尔订有利益重大的契约，所以他们都想由陆路启程先到齐埃布去，再坐船转赴这个

海港。

要获得一张出境证就必须利用自己熟识的日耳曼军官们的势力。一辆用四匹牲口拉的长途马车被人定了去走这一趟路程。有 10 个旅客到车行里订座位，并且决定在下个星期二还没有天亮的时候起程，免得惹人跑过来当热闹看。

几天以来，地面都冻硬了。星期一午后 3 点钟，成堆的黑云带着雪片儿从北方飞过来，一直下到深夜都没有停。

在午夜 4 点半的时候，旅客们都到了他们上车的地方——诺曼底旅馆。

他们都还睡意朦胧。冬季的厚衣服把他们的身子裹得像是穿上道袍的肥胖教士，身子在衣服里面发抖。黑暗中谁也看不清楚谁，不过有两个旅客还是互相认出来了，第三个也向他们身边走了过去，他们开始聊天了。某一个说“我带上了我的妻子”，“我也是这么做的，”“我也是。”一个接着说：“我们不会回卢昂了，如果普鲁士人向卡沃尔走，我们将会到英国去。”他们都有相同的计划，因为他们秉性相同。

这时候，一间漆黑的房子里的门开了，手提一盏小风灯的马夫走出来，又立刻走进了另一间屋子里。还没有人套车。马蹄踢着地面，不过地面上的厩草减轻了马蹄的声音。一阵向牲口喊叫和叱骂的人声从屋子的尽头传出来了。接着一阵轻微丁零的铃声响起，证明有人正触动到马的鞍轡。过了一会儿，一阵清脆而连续的颤抖代替了丁零的响声，随着牲口的动作而变化，间歇停顿，随即又在突然而起的动摇当中再度响起来，和着一只蹄铁敲着地面的沉闷声一齐传到了外面。

门突然关上了，一切响声都停止了。那些冻僵了的市民都不说话了，他们都僵死一般待着没有动。

粗重的雪花坠落地面，同时耀出回光，无休无止。它粘贴在种种物体的外表上，在那上面撒着一层雪苔。在这个宁静而且被严寒埋没的深邃沉寂当中，人只听见雪片儿落下来的飘忽无从称呼的声息。说是声息，不如说是感觉，不如说是微尘的交错活动仿佛充塞了空中，又遮盖了大地。

那个马夫又带着风灯出来了，手里紧紧地牵着一匹可怜的马——它看起来不是很愿意出来。他把它拉近了车辕，系好了绳套，拴紧牲口身上的各种马具，前前后后长久地瞧了一番。因为他一只手已经拎着风灯，所以他只有另一只手可以做事。他去牵第二匹马时才注意到那些冻

僵了的旅客，白雪已经覆盖了他们全身。于是说道：“各位为什么不上车，至少那是有遮盖的。”

在这之前他们无疑地没有想到上车，现在他们都赶忙向车子走。三个男旅客把他们的妻子都安排在最前头的座位上，自己也跟着上来。另外那些遮头盖面的轮廓模糊的旅客都坐在了剩下的位子上，彼此没有交谈一句话。

旅客们的脚都藏在车厢地面上铺的麦秸里，坐在顶前头的“妻子”们都捧着装好化学炭饼的铜质手炉。既然都烧燃了这种东西，就必须低声慢气地举出它的种种好处，互相重复讨论一下那些她们早已知道的事物。

车子终于套好了。由于拉起来比较困难，所以在惯例的四匹牲口以外又加了两匹。有人在车子外面问：“旅客们可都上了车？”车里有一个声音回答：“是的。”车子便起程了，走得慢而又慢，简直全是小碎步儿。

轮子陷到了雪里。车厢轧轧地呻吟着，牲口老打滑，喘着粗气，汗气蒸腾。赶车的手里那根长鞭子各方面飞扬不住地噼噼啪啪响着，如同一条细蛇扭在一起又散开，陡然抽在一匹牲口蹶起的臀部，马受到狠狠的一击，紧张地飞跑起来。

天色逐渐亮起来了。一阵昏浊的微光从雪堆儿里漏出来，密云使那片忽而有一行披着雪衣的大树和忽而有一个顶着雪盔的茅屋的平原，显得更加耀眼。刚才曾经被一个卢昂土著的旅客比成棉雨的雪片儿已经不下了。

在车厢里，大家利用这个黎明时候的黯淡光线，彼此好奇地互相望着。

在车厢最好的位置上，鸟先生两夫妇面对面地打着瞌睡。在相识者和朋友们当中，他被人看做是一个狡猾的坏坯子，一个满肚子诡计的和笑里藏刀的诺曼底人。他是大桥街一家酒行的老板。他原是在一个亏了本的东家身边做伙计的，买了老板的店并且发了财。他的生意之道就是用很低廉的价把很坏的酒卖给乡下的小酒商。

他的臭名众人皆知，以致于某天晚上杜尔涅先生在州长的客厅里，使用同音异意的字眼把他这个用“鸟”字做姓的人作为戏谑的对象。杜尔涅先生是个写寓言和歌曲的作家，文笔辛辣而且细腻，是地方上的光荣。那天晚上看见女宾们都像要打瞌睡，他就提议来做“鸟翩跹”的游

戏。一些人从他的语气之间懂得他想说的是鸟骗钱。这句话就此自动穿过州长的客厅飞到了市区的各处客厅里，使全省的人张大嘴巴整整地笑了一个月。

此外，鸟先生的出名伴随着种种性质的恶作剧。只要谈到他，谁也不能不立即加上这么一句：“他这鸟真是妙不可言。”

他长着一副夹在两撮灰白长髯中间的赭色脸儿，身躯很矮，腆着一个气球样的大肚子。而他的妻子则高大、强壮、沉着、大嗓门、精明果断，在那个被他的兴高采烈的活力所鼓舞的店里，简直是一种权威。

在他俩身边坐着一个属于高尚阶级的加莱拉马东先生。他是个被人重视的人物，曾得军团官长勋章荣誉，以棉业起家，有3个纺织厂的产业，现任州参议会议员。在整个帝政时代，他始终是个温和反对派的领袖。根据他本人的说法，他索取高价的酬报的办法是只用无刃的礼剑作战，先攻击对方，再附和几声。加莱拉马东太太素来是卢昂驻军中出身名门的官长们的“慰安品”，比她丈夫年轻得多。她和丈夫相对，显得很娇小玲珑，漂亮迷人，身上裹着皮衣，正用一种颓丧的眼光望着车子内部的凄惨景象。

吕贝尔·巴莱维伯爵两夫妇坐在他俩的身边，他们出身于诺曼底的最古老又最高贵的一个世家。伯爵是个气派雍容的老绅士，他尽力修饰自己的服装以加重他和亨利四世的天然相似之点。根据他家庭里的一种光荣传说，亨利四世曾经使得巴莱维家一位夫人怀了孕，而这位夫人的丈夫因此被封为伯爵，做了本省的巡抚。

吕贝尔·巴莱维伯爵也和加莱拉马东先生一样是州参议会议员，代表本州的埃尔雷党。他的太太是南特市一个小船长的女儿，他俩结婚的历史始终不为人知。不过伯爵夫人的气质大方，待人接物彬彬有礼，并且被人认为和路易·菲利浦的一个儿子曾经有恋爱的经历，因此所有的贵族都热情地款待她。而要进她的客厅始终很费事的，因为这个客厅是当地惟一保存着古老的优雅氛围的地方。巴莱维家的财产全是不动产，据说每年约莫有50万金法郎的收入。

这六个人构成这辆车子的主要乘客，他们都是相信天主教、懂得教义、有经济收入和稳定而有力的社会关系的有权有势的人。

因为是旅途相遇，所以车里一边的长凳上坐的全是女客。靠近伯爵夫人的位置有两个嬷嬷，她们正捏着长串的念珠祷告。年老的一个，脸上满是麻子，仿佛她的脸上曾经很近地中了排炮的许多散子；另一个很

虚弱，有一个漂亮而带病态的脑袋瓜和一个显出肺病的胸脯，那正是使她们毁坏肉体而成圣徒的吃人的信仰侵蚀了它。两个嬷嬷对面的一男一女吸引着车厢里所有人的视线。

男子是被人称为“民主朋友”的格尔诺瑞。二十年以来，他在各处民主派的咖啡馆里用大杯啤酒浸泡他那一火红色的长胡子。他父亲本是一个糖果店商人，遗留给他的那份财产是颇为丰厚的。他却带着他的弟兄们和朋友们挥霍干净，最后焦躁地等候共和政体使自己获得适当的地位来显示无数量的革命成绩。他很有名，但好些被人敬重的人士却当他是祸根。

在9月4日，他也许由于上了一个恶作剧的当，自以为受到任命做了州长。不过到了他上任办公的时候，那些始终身居主人翁地位的机关公务员却拒绝承认他，最后逼得他只好退位。此外，他是个好好先生，毫无恶意而且肯替人效劳。这一次，他尽心尽力地布置了防御工事。他叫人在平原上掘了好些窟窿，在近处的森林里斩倒了所有的嫩树，在所有的大道上布置了好些陷阱，到了敌人快要到的时候，他满意于自己的种种措施就赶忙缩回市区里来。现在他想起自己倘若到卡沃尔也可以做些比较有益的事情，因为在那地方，建造新的防御工事は势在必行的。

最吸引人眼球的那个女人以妙年发胖著名，得了个和实际相符的诨名，羊脂球，是所谓尤物之一。矮矮的身材，全身各部分都是滚圆的，胖得像是肥膘。手指头儿丰满之至，丰满得在每一节小骨和另一节接合的地方都箍出了一个圈，简直像是一串短短儿的香肠似的。皮肤是光润而且绷紧了的，胸脯丰满得在裙袍里突出来。然而她始终被人垂涎又被人追逐，她的鲜润气色让人看了是多么顺眼。她的脸蛋儿像一个发红的苹果，一朵将要开花的芍药。脸蛋儿上半段，睁着一双活溜溜的黑眼睛，四周深而密的睫毛向内部映出一圈阴影；下半段，一张妩媚的嘴，窄窄儿的、润泽得使人想去亲吻，内部露出一排闪光而且非常纤细的牙齿。此外，人还说她具备种种无从评价的品质。

她被人认出来以后，好些窃窃私语就在那些顾惜名誉的妇人同伴里流动起来，她们突然变成了几乎是非常亲密的朋友。觉得面对着这个毫无羞耻地卖身的女人，她们应当把有夫之妇的尊严身分结成一个团体：因为法定爱情素来高出自由爱情的头上。后来“卖淫妇”和“社会的羞辱”这一类字眼被她们喋喋不休地说个没完，致使她抬起了脑袋。这时候，她向同车的人用很有挑战意味和胆大的眼光扫了一周，于是一阵深

远的沉寂立刻又恢复了，大家全低着头了。只有鸟老板是例外，他用一种开心的神气窥视她。但是不久，三个贵妇人的谈话又开始了。

三个男人看见格尔诺瑞，也由于保守派的一种本能彼此亲近起来。吕贝尔伯爵开始说起普鲁士人使他遭到的损害，牲畜被虏和收获无望造成的损失，用一种家资千万的大领主的沉着态度说这些灾祸不过使他困苦一年。加莱拉马东先生在棉业当中损失惨重，但很有先见之明，已经小心地汇了60万金法郎到英国，作为随时的应急之用。至于鸟老板呢，他早和法国的军需当局有过商量，向政府卖出了他酒窖里的所有的普通葡萄酒，这样就使得政府欠了他一笔非常之大的现金，他现在就打算到卡沃尔去取。他们就这样相互用一种蔑视穷人的姿态谈着钱财。

最后这三个男人相互望了一下，使出一个友谊且迅速的眼色。各人的具体情况虽然不同，不过他们都是有钱的，他们都是那个大行会的成员，都是富得把手插到裤子口袋就会让金币清脆地响的人物。所以他们感到彼此都是弟兄。

由于上坡，男人们一共下车步行了三回，车子走得很慢，弄到早上10点钟还只走了四法里。大家渐渐不放心了，因为本来应当在多特吃午饭，现在眼见中午了还是没法赶到。所以到了车子陷到积雪当中要两小时才拉得出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去寻找大路上的小酒店了。

因为法国的饥饿队伍走过了，又有普鲁士人就要开过来，所有做生意的人都吓跑了。没有人能看见一家饭铺子，一家酒铺子，吃东西的欲望一步一步增加，使得每一个饿了的人都是心慌的。先生们跑到大路边上的农庄里去寻找食物了，不过他们连面包都没有找着。心存疑惧的农人们，生怕那些什么也啃不着的军人发现什么就用武力来抢什么，所以都隐藏了他们的储藏品。

午后一点快到了，鸟老板扬言自己的确感到肚子里空得非常厉害，所有人也和他一样感到痛苦。这种不断扩大的求食的强烈需求终于让他们关上了话匣子。

有人打呵欠了，另一个几乎立刻就被感染了。每个人都受了影响，呵欠连天的，不过却随着自己的个性和世故以及社会地位，或者带着响声张开嘴巴，或者略略张开随即举起一只手掩住那只吐出热气的大窟窿。

羊脂球一连好几次弯着身子，如同在裙子里寻找什么一样。她迟疑了一刹那，望了望同车的人，各人的脸上都是苍白的和缩紧的。随后她

安安静静挺直了身子。鸟老板肯定自己可以出一千金法郎去买一只肘子吃。听到说起乱花钱他的妻子如同抗议似的做了一个手势，随后她不动弹了。她素来心疼乱花钱甚至于把有关这类的戏谑也当成了真的。伯爵说：“事实上我觉得不好受，为什么我先前没有想到带些吃的东西呢？”每个人都开始埋怨自己了。

然而格尔诺瑞却带了一满瓶蔗渣酒，他邀请大家喝一点时被大家都冷冷地拒绝了。只有鸟老板答应喝两滴，后来他在交还酒瓶子的時候道谢了：“这毕竟有点用，可以让人暖暖身子，填填肚子。”

酒精叫他高兴起来了，他建议照着歌词中《小船上》的办法：分吃那个最肥胖的旅客。这种直接对着羊脂球而下的隐语，是教那些受过好教育的人感到刺耳的。只有格尔诺瑞微笑了一下，并没其他人回答他。两个嬷嬷双手笼在长大的袖子里不再动弹，坚定地低着眼睛，已经不捏她们的念珠了，无疑地把上苍派给她们的痛苦再向上苍回敬。三点时，车子走到了一片漫无边际的平原中央，看不见一个村子。

羊脂球活泼地弯下了身子，在长凳底下抽出一个盖着白饭巾的大提篮。她首先从提篮里取出一只陶质的小盆子，一只细巧的银杯子，随后一只很大的瓦钵子，那里面盛着两只切开了的子鸡，四面满是胶冻。后来旁人又看见提篮里还有好些包着的好东西：蛋糕、水果、甜食。这一切食物是为三天的旅行而预备的，使人简直可以不必和客店里的厨房打交道。在这些食物包裹之间还伸着四只酒瓶的颈子。她取了子鸡一只翅膀斯斯文文同着被诺曼底人叫做“摄政王”的那一种小面包吃了起来。

所有的眼光都投向了她的，香味散开了，它增强了人的嗅觉，所有人腮骨的耳朵底下发生一阵疼痛的收缩的同时嘴里都浸出大量的口水。几个贵妇人对这个“姑娘”的轻视变得更猛烈了，那简直像是一种嫉妒心，要弄死她，或者把她连着银杯子和提篮以及种种食品都扔到车子底下的雪里去。

“真好哟，这位夫人比我们考虑得周到。有些人素来是什么都会想到的。”鸟老板用眼睛死死盯着那只盛子鸡的瓦钵子说。她抬头向他说：“您可是想吃一点，先生？从早上饿到现在是够得受的。”他欠一欠身子：“说句真心话，我不拒绝，我再也受不住了。打仗的时候是打仗的样子，对吗，夫人？”然后，他向周围用眼光归了一圈接着说：“在这样一种时候，遇见有人为自己帮忙是很快活的。”

现在为了不至于弄脏裤子，他把带来的一张报纸打开，铺在两只膝

头上。接着从口袋里取出一柄永不离身的小刀，扳开它用尖子挑着一只满是亮晶晶的胶冻的鸡腿。他用牙齿咬开了它，脸上带着一份得意的神情咀嚼起来，这时车厢里起了一阵伤心的长叹。

但是羊脂球用一道谦卑而甜美的声音邀请两个嬷嬷来分尝她的便餐时她俩立即接受了，在含糊道了谢之后，并没有抬起眼睛就很快地吃起来。格尔诺瑞也没有拒绝他身边这位旅伴的赠与，他和两个嬷嬷在膝头上展开好些报纸，构成了一种桌子。几张嘴不住地张开来又合拢去，吞着，嚼着，如狼似虎地消纳着。

鸟老板坐在角儿上吃个痛快，同时低声劝他的妻子也学他的样子。她肚子里经过一阵往来不断的抽搐之后她终于放弃了好半天的抗拒。这时候，她丈夫用婉转的语句，去请教他们的“旅行良伴”是否允许他取一小块儿转给鸟夫人。她带着和蔼的微笑说：“当然可以，先生。”接着她就托起了那只瓦钵子。

有人拔开第一瓶葡萄酒的塞子了，这时候却发现有一件尴尬的事：只有一只杯子。于是只好在一个人喝完以后经过拂拭再传给第二个人。只有格尔诺瑞偏偏把嘴唇去接触羊脂球的酒杯上吮过还没有干的地方，无疑地这是表示献媚。

这时候，巴莱维伯爵两夫妇和加莱拉马东先生两夫妇，受到这些吃喝着的人的围绕又被食品发散出来的香味弄得呼吸急促，熬受这类可恨的苦刑。

忽然间，棉业老板的年轻夫人发出了一声使得好些人回头来望的叹息。她脸色白得和外面的雪一样了，眼睛闭了，额头往下低了：她已经失去了知觉。每一个人都没了主意，他丈夫急得发痴，恳求大家援救。这时候，那个年长一些的嬷嬷扶着病人的头，把羊脂球的酒杯塞到病人的嘴唇缝儿里，使她吞了几滴葡萄酒。漂亮的贵妇人动弹了，睁开眼睛了，微笑了，并且用一种命在垂危的声音说自己现在觉得很好了。不过，为了让这种病状不再发作，嬷嬷又强迫她去喝一杯葡萄酒而且还说道：“这因为饿极了，没有别的。”

这样一来，羊脂球脸上发红而且进退两难了，她望着这四个始终空着肚子的男女旅客们一面吞吞吐吐地说：“老天，我真想向这两位先生和这两位夫人发出邀请，可是……”说到这里，她害怕自讨没趣就没有再往下说。

鸟老板发言了：“还用多说！在这样的情况里，大家都是弟兄，而